

## 倪維思宣教方略與開發影響 于中旻

倪維思博士(John Livingston Nevius, 1829-1893, D.D.) 紐約州人美國長老會差往中國的宣教士。

他於 1854 年，到達中國，先在寧波宣教，後到杭州等地。在那些年日，他身經目擊太平天國的興起與發展，再阻滯而將式微。本來很有希望的運動，竟成為國人拒絕認同，基督教不能認知的宗教暴亂，後來更自己互相鬥爭，說不出如何的感喟。

接著，太平洋彼岸故鄉的消息：美國的南北戰爭，激烈的進行。正如林肯總統所說的，雙方都宣稱是基督徒，使用同一本聖經，都希望上帝站在自己一邊。但多少人犧牲了，教會也分裂成為南北，包括他所屬的長老會，也不免如此。

在中國這新闢的土地上，不同的宗派，由不同的列強差來，也像企圖瓜分中國的政治勢力一樣，開拓宗教殖民地，各有自己的領域；只是將散播甚麼樣的福音種子？所播下的種子能否增長？

### 觀音廟的思維

那時，自馬禮遜將更正教帶到中國，已經過了將半個世紀。信徒的人數仍然不多，而且多在沿海及長江流域下游。說是信徒稀少，但在通商口岸，各形各色巍峨的洋教堂，卻似乎已經夠多了。

1858 年的天津條約，開放登州(今山東蓬萊縣)為商埠，准許洋人居住傳教，像是新的出路。山東的地理位置，與他故鄉的大西洋海岸地區差不多；而且山東是文物之邦，但能否像美國一樣，發展成為清教徒移民拓殖的盛況？

1861 年，倪維思到了山東登州。那還是中國開放的初始，找地方居住都很困難。幾經波折，他找到一所破舊的觀音廟，在那裡草創工作。

以廟堂作教堂？今天有的人看到，也會覺得奇怪，當時更不用說了。特別是宣教士同工們，真會“另眼看待”。獨具隻眼的倪維思，卻看出觀音廟並不是印度形式的建築，而正是中國本土居室的傳統形式，正是得本土文化認同的途徑。他仿佛領悟到，似乎這就是佛教在中國興盛的原因：因為能夠適應本土的環境。也許就是在那裡，他住得並沒不舒服，孕育他偉大的“倪維思計畫”，就是三自原則的先驅：自立，自養，自傳。

又是他銳敏的觀察力，使他作了另一項創新的工作。鑒於中國婦女受壓迫，多不識字，纏足，養孩子，持家，有的是閒暇時間，就傳閒話，迷信，求神問卜，正是傳福音的對象，也可以受教育，學習技藝，不至於把近一半人口的勞動力荒廢。於是，在 1862 年，開始了寄宿女子學校；雖

然開始僅有兩名學生，但在古老的中國，已經算是先進了。倪維思同郭顯德牧師(Rev. Hunter Corbett)等人，再往山東中部青州府等地宣教，並辦賑災工作，使數萬人民受惠。他為人柔和謙卑，不像一般洋人頤指氣使，易於同平民接近，不少人慕而聞道；其中有的信徒以家為教會，成為福音中心，發展了許多佈道站。他在安丘，昌樂一帶，工作也頗著效；後來產生了像中國唯一的神學家賈玉銘牧師，以及後來的山東大復興，都是難預見的佳美果子。

倪維思工作勤勞，深知文字宣道事工的重要。他出門的時候，總是帶書售賣及贈送，因此工作有久遠的效果。

1864年，倪維思夫人患重病。照當時的醫葯條件，除返美就醫外，別無生路。幸而有賓州的狄考文博士(Calvin Wilson Mateer, 1836-1908)於1863年來到，正好接替他的工作。

### 遠方“蘋果種子約翰”

倪維思在美國，當然聽到“蘋果種子約翰”的故事，早年還可能親見過其人。

他的本名叫約翰·期溥曼(John Chapman, 1774-1845)，“蘋果種子約翰”(Johnny Appleseed)是他的別名，生在麻薩諸塞州。這個傳奇人物，擁有一千二百餘畝果樹苗圃，卻以宣揚種植蘋果為一生職志。他蓄著飄揚的長髮，頭頂翻轉的淺鍋，赤腳，穿殘舊的粗布褲，把裝咖啡豆的麻袋剪三個洞，露出頭及雙手，作為上衣。他愛自然，喜愛動物，自己培植藥草，徒步旅行，往尚未完全開發遙遠的中西部；布袋中有一本聖經，並帶著蘋果種子，沿途送給願意接受的人。他稱為“果園宣教士”，以宣教的精神推廣果園種植，並且常給講一段道。這給倪維思很深的印象。

1871年，倪維思到了山東煙台。在毓璜頂東南山坡，買下十餘畝的土地，闢作試驗農場。他搜求培育海外果苗，移植美國桃，李，梨，蘋果，歐美的葡萄，日本的草莓，引進本地。以接木，插枝，育苗等方法，與中國原產交配，繁育新種；結果，不是橘逾淮而為枳，竟成為“枳逾淮而為橘”。他教授並免費贈送果苗給鄉民，附近州縣人民競相推廣，裨益民生。當然，種植果樹，也需要蜜蜂的幫助傳播花粉，才可以滋生；養蜂不僅有增殖的價值，也成為農家重要的副業。因此，山東半島的煙台，成為水果之都；其“香蕉蘋果”，是把美國的蘋果移接，成為具有特別香味的新品種，較原種更優越，“香蕉蘋果”不久就馳名全國。煙台也平添了一個地理名詞“葡萄山”。

由於倪維思引進的葡萄，改良種植，因本地的土質特異，產品也極佳。經過法國領事品嘗，判決風味不遜法國原產。1892年，馬利亞華僑張弼士，來經營張裕釀酒公司，採用本地葡萄，風味香醇，有口皆碑，後來贏得世界博覽會金獎。

倪維思成為往遠方的福音“蘋果種子約翰”。他不僅宣揚種植果樹，改進農產，提高農民經濟生活，其基本的目的，更是為了支持傳揚福音。他還進口了幾頭優種的荷蘭乳牛，養在他小農場上，牛奶供應宣教士家庭食用；後來並交配育種，介紹到各地。

### 朝鮮的播種

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宣教經驗，看見宗派的宣教工場，有的是種子落在路旁，一經發芽就枯乾了；有的一陣繁榮，但只有葉子，結不出真正的果實。雖然，宣教士的心志，該是“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”；他也了解聖經教導不應望風看雲；但他也知道，人的生命和資源，總是有限的，受託作神忠心的管家，要善為運用。他覺得神賜人智慧，把神的話作為鏡子，就能知道哪裡不對了。因此，他仔細查考新約聖經的宣教模式，平心靜氣的檢討，盱衡得失，於1886年，在宣教士刊物 *China Recorder* 上，就他多年宣教的經驗，發表了一系列書信式的論文，討論宣教策略，就是“倪維思計畫”的初型，實際上就是聖經模式的宣教。

當時多數的宣教士，是採取商業模式：建造店面，募用僱員，招兵買馬，招徠顧客，再發展開設分店；倪維思是採用農耕模式，預備田地，播下道種，再繁殖增長，教會是自主的耕農。一是擴展企業，著意於機構的增長；要是生命的傳遞，增加。當然，聖經是農業社會的背景，教導的是生命的原則；基本觀念上的不同，而致策略差別。

不過，中國的情勢頗為複雜，不能虛心接受他意見：有的人以為他沒有講太多的屬靈話，而缺乏興趣；有的人以為宣教士只管屬靈事，不應該沾染俗務；有的更以為脫下“宗教外衣”幹粗活，有涉及“社會福音”的嫌疑，在自由派盛行的時代，是個“地獄使者”般的惡名，沒有誰願意沾上身；更有的人把宣教當作投資企業，注入更多資金，建立大的機構，就是成功。因此，倪維思平實的策略，沒有動人之處，只引起不甚積極的反應，就沉寂了下來。

早晨要撒你的種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  
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發旺；  
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  
或是兩樣都好。(傳一一:6)

幾年過去了。十九世紀漸走向結束，大清帝國的壽命，和倪維思在世事奉的時間，都將臨到終點。在榮耀的日落之前，他撒下了豐收的種子。

1890年，在朝鮮的七名青年宣教士，對倪維思的宣教新策略，感到那信息的重要，經過禱告及籌畫，邀他去開講座。朝鮮半島的工場較小，不像中國的引起注意，當時宣教士投入的人數也不多；但那裡的好處是比

較單純。那次的聚會結果，成為一本小冊子：宣教士教會的建立及發展 (*The Planting &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*)。

倪維思知道，第一代的宣教士，自然是直接向華人傳福音；第二代的宣教士，則僱用華人信徒向非信徒傳福音，他們說：“惟有中國人能向中國傳福音”，以為那已經是新的方略了。但倪維思稱那是“舊路線”。

他的“新路線”是如何呢？

- (1) 基督徒，特別是新基督徒，應該持守原來的事業，維持自己的生活，在生活和言語上為基督作見證，會有更好的效果；
- (2) 教會應該在能自立，自養的原則上，再向外發展；
- (3) 教會自己慎選培養合格的全時間工作人員，予以教育培養，主要由本地教會供應他們生活的需用；
- (4) 教會建築應該由本地教會負擔，依本地建築形式建造。

倪維思宣教方略的新構思，每一項都是引用聖經為根據，實在是回到新約教會的古道，並沒有銜新務奇，也沒有高言大智。倪並不自以為是，批評別人；而是充分流露出謙卑的精神。不過，對當時的人來說，那是跑在時代的前面，別人趕不上，或沒有心意與他同行。

但是，在朝鮮的宣教士們和基督徒，不以人的理智衡量他的信息，他們相信聖經的原則，仍然可以運用在現代，而且是必循共由的道路，歡然接受了，當作是上面來的及時甘霖。中日 1894 年戰爭後，朝鮮淪為日本佔領之下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苦難，復歷南韓北朝戰亂，但教會的持續增長，成為聖靈工作的奇蹟；他們不僅擁有世界最大的教會，而且區區小國，即將超越美國，成為世界宣教士人數最多的國家，福音的聖地。

祝主繼續賜福，更使福音的火炬，光照普世。也願華人教會，謙卑自省，現在覺悟仍然不為晚，應該急起步韓國後塵，讓倪維思自立，自養，自傳的方略，像他種植的果樹，繁榮多結果子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